

A₅₆₄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毛主席

论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

(学习材料第六期)

河南省图书馆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五日

目 录

- 一、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共产党人的最后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1 ）
- 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10 ）
- 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15 ）
- 四、必须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作坚决斗争……………（ 26 ）
- 五、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做继续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 35 ）

A56
52

一、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共产党人的最后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按:指工人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但是工人丝毫也不能把资产阶级革命当作自己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
(一八四七年十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第一八六页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

幕。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二八四页

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按：指无产阶级）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九二页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一八五〇年四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六〇五页

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

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
阶级斗争》（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七九页

我处处不把自己称做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说来，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

恩格斯：《〈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
（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五年）序》（一八
九四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
十二卷第四八九——四九〇页

无产阶级要专门组织成一个独立政党，力求经过一切民主主义变革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这应当成为我们的经常的、一刻也不容忽视的目的。

列宁：《马克思论美国的“平分土地”》（一
九〇五年四月），《列宁全集》第八卷第二
九八页

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

不半途而废。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一九〇五年九月），《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三四页

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六四一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

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月——四月），《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四九八页

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基础。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一九一九年五月），《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三五一页

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三九页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五四页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二五四页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第六一四页

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全部革命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为此而奋斗，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

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

第一，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一九二四年孙中山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由于这些相同，并由于三民主义见之实行，就有两个主义两个党的统一战线。忽视这一方面，是错误的。

第二，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纲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纲领。（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

和真理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不看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六四八页——第六四九页

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

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六四七页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九六〇页

我们相信，伟大的六亿中国人民，既然已经做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样的伟大事业，那末，也就一定能够做出夺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样的伟大事业。

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因此，轻易地说我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是错误的，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八年十月），转引自一九六九年第五期《红旗》杂志

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一八五〇年三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三八四、三八五页

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

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马克思、恩格斯：《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一八七九年九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六八页。

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同路人是不是仅仅孟什维克派才有呢？不是的。我们在《无产者报》第39号上已经指出，布尔什维克也有，……在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中，无论那一个比较大的派别，实际上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吸收一些各种色彩的“同路人”。这种现象甚至在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产阶级经常同小资产阶级的各式各样的阶层接触，经常不断地从这些阶层中吸取力量。这种现象毫不反常，毫不可怕，只是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改造这些外人，使他们服从自己，而不服从他们，善于及时地认识到谁是真正的外人，在某种条件下，必须同他们清楚地和公开地划清界限。

列宁：《取消取消主义》（一九〇九年七月），
《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四二四页

党内最纯洁的无产阶级分子，最坚持原则和最有社会民主党党性的知识分子，仍然忠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脱党也就等于清党，等于摆脱最不坚定的人，不可靠的朋友，摆脱“同路人”（Mitläufer），这些人都是从小资产阶级或者

从“失了阶级性的”人们，即越出某一阶级的轨道的人们中间来的，他们始终是暂时投靠无产阶级的。

列宁：《走上轨道》（一九〇九年二月），《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三二六页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加入我们的党，并不纯粹是由于拥护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纲领，而主要是因为看到我们党为争取民主而进行了光辉的坚决的斗争，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

列宁：《〈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一九〇九年七月三日），《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四一三页

从地下组织中开小差的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受了反革命情绪影响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的“同路人”，我国的这些同路人也和欧洲的一样，只是醉心于无产阶级（在欧洲是一般平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解放作用。大家知道，在1905年以后，曾经有多么大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了地下组织而分散到各种合法的知识分子的巢穴里去。

列宁：《维·查苏利奇在怎样伤害取消主义》（一九一三年九月），《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九八页

十九世纪末叶的客观条件格外助长了机会主义，使利用资产阶级合法性变为盲目崇拜这种合法性，在工人阶级中间造成一个官僚和贵族小阶层，把许多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九一五年八月），
《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二八九页

在革命已经爆发、闹的热火朝天的时候，什么人都来参加革命，有的是由于单纯的狂热，有的是为了赶时髦，有的甚至是为了贪图禄位，在这时候作一个革命家是不难的。无产阶级在胜利以后，要费极大气力，可以说要用千辛万苦的代价，才能从这种蹩脚的革命家手里“解放”出来。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九二〇年四月），《列宁全集》第三十
一卷第七十八页

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

毛主席：《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七九〇页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

毛主席语录，转引自《红旗》杂志一九五九年
第十九期

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坚持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就会成为党内的资产阶级，成为党内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的运动必然要经过各种发展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有一部分人停留下来，不再前进。

恩格斯：《致奥·倍倍尔》（一八七三年六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四一—一页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八九一年一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七四页

现在也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从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